



□李万华

亮闪闪的水,有牛羊蹄印在上面,不明真相的孩子,一脚踩进去,“咕咚”一声,一脚泥。天山报春外,另有一种苞芽粉报春,也是龙胆一样,贴地面而生,开出的粉色小花不如天山报春纤秀,有些憨实,不常见。报春之后,高山上,会有杜鹃开出。杜鹃声势大,不是一片草地可以承载的,一开,就是整面山坡。说龙胆、报春、杜鹃是世界三大高山名花,不知确否。

一次,我蹲在草地上看龙胆花,被一群同样是紫色的小花吸引。远处看时,以为是另一种蓝色更深的龙胆花,近前,却不是,是紫花地丁。紫花地丁我在别处见过,颜色没有如此深浓,蓝紫的花瓣边缘渐呈白色,小鼻子小眼,还算清秀。眼前所见,却是那种浓得化不开的蓝紫。一直不太喜欢深紫色,还有红色。我在红色中容易见到某种凝滞和僵硬,大约来自童年的一些不愉快记忆。深紫让人窒息,似乎坠入深渊。深蓝加紫,仿佛陷入一场梦,怎么挣扎都醒不来。

说起深蓝,山野中还有一种管花秦艽,同样是龙胆科龙胆属的植物,“砰砰砰”四射的莲座丛叶,比龙胆要壮硕一些,花朵簇生枝顶,花瓣是纯粹的深蓝。花朵们挤在一起,深蓝就有些幽暗。妙的是它的须根,一律向左扭结,成为一根粗壮的圆柱状,我们叫它左扭根。

据说卧龙宫卧山林的龙胆花语是“喜欢看忧伤时的你”,年轻人的爱好。“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我看龙胆花,看不出多少忧伤,倒是那小小花瓣上的精致图案令人惊叹。人若要向植物学习,除去学习它们的秩序,还应该学习它们在美学方面的创意:没有一种想法是重复的。

青藏高原腹地,海拔3000米以上的草原,达乌里龙胆常常将花开在八九月份。这些地方,朗晴时阳光映照,蓝天深远,风冷硬,天气阴沉时,长云笼罩雪山。深蓝色的达乌里龙胆大片绽放,只将一片草原染成靛蓝色。有个下午,我在泽库县一个居民安置点逗留,一排排新建的楼房,楼前预留的草坪内,生长的全是草原上的荒草,被碱草为多。高草披拂,远望一派苍苍茫茫的萧瑟,近前,却见高草中许多小花。达乌里龙胆幽梦般沉静,白色龙胆花仿佛是没有痕迹的时间脚印,一种柔弱的矢车菊似的小花,细茎挑起花朵

龙胆 (外一篇)

在草丛娉婷,不知叫什么名字。那一日阳光清亮,风呼呼刮过,楼房兀自矗立,不见人来人往,偶尔一只猫走过,脚步轻盈,优雅矜持。

文须鸟

元月十日,午后,西风凛冽,我裹了厚棉袄,去河畔散步。途中遇到一位专拍文须鸟的摄影爱好者,他表示对其他鸟没有兴趣。当我追逐一只水鸕时,他问那是什么鸟,还再三申明不喜欢,嫌它不好看。哪种鸟好看,哪种鸟不好看,我想问一下,天冷,嫌麻烦,没开口。在我看来,每种鸟都好看,都萌,都有其他鸟不具有的精妙。水鸕的羽色与麻雀差不多,灰扑扑,全身上下没一处亮丽,它的尾巴又如白鹤那般神经质地上下抖动,它很少放声歌唱,只在滩涂沙渚上来觅食,偶尔为领地和食物与同类争吵,像一个已被生活磨蚀的中年妇女。但是水鸕之外,天地间再找不出一只与水鸕完全相同的鸟,它是这世间的独一无二。

那日天空阴沉,芦苇秆上的麻雀结成团队,忽而东忽而西,大厦将倾一般,不知何意。那位摄影爱好者东行西走,过一阵忽然指着芦苇丛让我看文须鸟。等我过去,除去芦苇摇曳,哪里还有鸟影。我自然不肯靠近一个不好看他拍下的照片,那一日便与文须鸟失之交臂。

然而世间眼着错过的,又何必是一只文须鸟。

至三月,再去河畔,见到栖息的渔鸥已经离去。已到安身立命的关键时刻,它们该去鱼群更为密集的地方,为子孙后代筹谋。河面只剩下绿头鸭和红头潜鸭。绿头鸭自然青梅涩涩竹马沙沙,红头潜鸭却寥落子,全是荷叶生时春恨生的哀愁。到底是春天了,这些季候的先知终究按捺不住兴奋,水面上因此不时传出含义明确的“嘎嘎”声。有些绿头鸭摇摇晃晃比翼而起,绕芦苇丛飞一圈,又落到水面,大约是小夫妻旅行结婚。河岸边的树林中,大山雀的叫声已发生变化,不再是夏秋冬三季的“吱吱”声。现在它们将音调提高,音节增加,音韵袅娜婉转,该是说着山无陵、江水为竭之类的情话。攀树干的大斑啄木鸟,也忙中偷闲,絮语不断。

芦苇依旧冬日模样,风硬,吹过时,“瑟瑟”声

直来直去。偶尔几茎苇秆挑一些荻花在风中抖动,更多的芦苇,东倒西歪,彼此覆盖,水葱和东方香蒲凌乱不堪。沿芦苇丛前行,听到几声琴弦绷断似的声音,断定鸟儿就在附近,驻足凝神,却什么鸟都看不见。藏着掖着原不是鸟的本性,它们只是习惯了机警。但是现在,我看见许多鸟已经学会躲躲藏藏,仿佛它们的存在,是一件见不得天日的事情。

离开芦苇一些距离,用望远镜细细搜索,终于在水面纵横的芦苇秆下,见到十几只文须鸟。看惯了麻雀长尾山雀山噪鹛鸟鸦喜鹊之类浑身的庄严肃穆,现在见到色彩这般清新悦目的小鸟,瞬间神清气爽,仿佛脚下的这片土地,不再是山寒水瘦大地一片枯黄的青藏高原,而是已挪身江南,周围一片莺声燕语。天虽然冷,文须鸟们却其乐融融。这是一个群居的集体,或者是一个家族也未可知。正是午后休憩时分,大部分文须鸟在芦苇茎上嬉闹,一派岁月不需回首的及时行乐样,一只雄鸟却忙着洗澡。我见它两次下水,先洗胸部,再洗腹部和尾部。它出浴,甩水珠,梳理羽毛时,可以见到尾部的一道黑羽异常醒目。它脸颊上的黑鬃纹自眼部锥形下垂,仿佛一个花脸,这加深了时光的沧桑感:“宋王爷坐江山为君不正,谄贬俺雅志府为庶民……”然而它的眼神表明它涉世未深,也表明它并不会因为年龄而沉沦。那些雌鸟自然不留胡须,尾部又没黑羽,浑身浅灰与淡黄,纯粹一枚枚小清新。

翻遍记忆,与许多其他鸟一样,文须鸟在我的记号中也没有一席之地。没什么可奇怪的,文须鸟原是古北界的鸟,青海应该常见,不过文须鸟营巢需要与芦苇有关。芦苇丛中,或者靠近水面的芦苇下部,在那里,它们将自己隐藏起来,与大部分的世界隔绝开,偶尔在荻花和香蒲上玩杂技。在高原,芦苇不会随处生长,我常年生活的高寒山地,自然见不到文须鸟。

不肯随遇而安,鸟儿虽小,却有志气。“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一点,陈胜完全错了。

民间将文须鸟叫龙凤鸟,找不到一个人询问其中原因。或许是因为文须鸟始终雌雄相伴,龙凤呈祥那样。可此时,眼前这些群居一处的文须鸟,却与龙与凤毫无关系,它们倒像古代穴居的先民,凡俗朴实。

□清香

金子海 (外三首)

在茫茫戈壁深处
闪烁着大海的光泽
你天鹅绒般的蓝
是天空最迷恋的颜色
你的金子
是给咫尺天涯的人
备下的春光

沙漠点了你的死穴
你却把沙漠
当作了避风港
酷似一弯新月
是因为有繁星为你撑腰

大天鹅飞来了
黑颈鹤飞来了
赤麻鸭飞来了
海鸥也飞来了……
黄羊、马鹿、岩羊、棕熊……
接二连三来排队

烟波浩渺的金子海
照单全收后
让湖中的芦苇
有了枕石听泉的雅兴

可鲁克湖西岸的芦苇

你从未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有过抱怨
湖水的心无旁骛
盐碱的向死而生
让你有了休戚与共的意念

朔风放出刀子的时候
你举起你的剑,你的戟,你的旗帜
生命的脆弱与威武不屈
往往就在这时候见分晓

即使没有人给你通风报信
到了秋天收获的季节
你也会献出存储在体内的黄金
甚至连同十一月的那一场大雪

秋风与蝴蝶

马上就要到冬天了
可蝴蝶还在留恋秋天
如果,秋风吹得再慢一点多好
蝴蝶一个夏天的努力
也不会功亏一篑

秋风摘下花朵就跑
蝴蝶怎么追,也追不上
气喘吁吁的蝴蝶啊
只好打起十二万分的
精神落在一朵雪花上

然后,等雪睡着了
和秋风聊一聊
它们想要过的生活

在秋天的台阶上

秋天是大地最为得意的作品
一年举办一次全球巡回个展
在不同的色彩和意象之间
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感

风和雨的唱和
多半是无限放大自己的欲望
这也让一株随时会开花的百日菊
想写一封长长的信
寄给一只即将南飞的大雁

在秋天的台阶上
有些日子是轻盈的
有些日子是无法梦见
一路向西的那条搓板路

河湟地区的春天,草地上会开出色泽深浅不一的蓝色龙胆花。这些钟形花朵仿佛小昆虫支起的大喇叭,蹲下去听,却没有一点声音。原来昆虫都是小胆量,有扬声器也不敢用。龙胆花肆意地开,人随便一坐,身边就是一簇,都来不及一细看。紫蒲、窃蓝、群青……几种色彩将比例换来换去,游刃有余。蓝色总归出尘,紫色有些神秘,看上去,龙胆是远离尘世的花。但在微距镜头中,龙胆花瓣仿佛一张张画布:深蓝的花瓣上,是五把墨色勾勒出边线的蒲扇,浅紫的花瓣上,墨线正勾勒一把金钟铲。那些黑色线条精心描出,每一笔,相似又稍有不同,仿佛一个颇具匠心的画师,日日匍匐于草地,一朵一朵,用笔将其装饰。

长龙胆、鳞片龙胆之外似乎还有一种龙胆,叫不出名字。种类不一的龙胆们混居一处,各自开花,无宾主之分,无先后到。女孩子们整日在草地上玩,采野花,尝植物根茎,唯独不采龙胆花。不是龙胆花有毒,不敢,而是,那样小的花,贴在地面上,连个花梗都没有,即便揪一朵,也无处拿捏,更无法插在辫子上。不可耍玩,就不玩了,随遇而安。龙胆开花早,草地上大部分植物还未醒转,龙胆的蓝色小喇叭们已经在枯草中支起,算是野花中的迎春花了。

龙胆之后,潮湿积水的草地上会开出粉色报春花。多是天山报春,根茎矮小,花萼却高达20厘米,粉色的小花聚成伞状,娉婷。天山报春是孩子们喜欢采摘的花朵,不过采摘时需花费一些精力。天山报春多长在沼泽地,远处看去,沼泽地绿茵茵一片肥厚,偶尔积一汪



□冶金莲

万变守其本 吾心持长青

——记德恒隆山头的“领头虎”马军海



新村远眺。

冶金莲提供

是祝福也是企盼。

马军海年少却不轻狂,带着一位拉面师傅和一名服务员第一次坐火车背井离乡前往武汉开拉面店。到达武汉后三个人顾不上休息,开始找店面。徒步走累了,就租自行车,饿了吃一口从家里带的烤馍馍,渴了就喝免费的自来水。终于,2000年9月8日,他们在武汉市华中农业大学旁开了第一家拉面店。靠自己的勤劳和热情的服务,拉面店的生意逐渐红火,很快取得了学校师生和市民的一致好评,这一年里,马军海获得纯利润7万元。暑假饭馆随学校放假而关闭,马军海第一次回家。除了给乡亲们带去他掘得第一桶金的喜悦,还有一个喜讯,他要带几个想去闯荡的朋友们继续发展。于是他又带了村里的十几个小伙走出了大山。

2001年9月,马军海在武汉理工大学开设了第二家拉面店,后来又相继在湖北省交通学院、湖北省商贸学院、武汉思源IT学院、湖北省水利水电学院等地开设了8家拉面店。之后,他的拉面事业蒸蒸日上。2010年10月,他成功注册了湖北化隆牛肉拉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2012年10月,成立了公司的专用食材配送中心。

“一人富了不算富,全村富起来才算富”,2012年12月,马军海创新了公司的经营模式,变为公司+农户的形式,就是说开设拉面店由马军海的公司来完全投资,然后跟村里的农户签订协议,让他们来经营,除了开支,利润平分。利用这种模式,马军海先后带动了五十多户回族、藏族农户,大约200人左右全部脱贫,让他们过上了好日子。

“领头虎”,带领村民整村搬迁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担当。二十年来,马军海的初心从来没有改变,他一直想着让穷山沟的家乡人民富起来。

马军海赚钱后就开始回馈家乡,他以穷先治愚,治愚先学文化的理念先后给德恒隆中心学校、牙曲寄宿制学校、佳加民族寄宿制学校、培侨小学捐款捐物50000多元。他是第一个走出卡力岗山区到武汉创业的人。因为他的本事和为人处世的态度,2015年他被村民选举为村委会主任。

作为化隆县的贫困村之一,卡什代村气候高寒、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靠整村推进、改造危旧房、修路等手段依然解决不了他们的安居问题”,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由于水资源少、耕地总量少,山区面积多,自然灾害多的“两少两多”原因,村民们生活还是很艰难,吃饭饮水是问题,上学是问题,就医是问题……马军海陷入了沉思。

2015年,马军海看到了新的希望,那就是易地扶贫搬迁!他向县乡人民政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提交了一份沉甸甸的申请书。2017年,马军海组织村“两委”班子研究并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大家一致决定卡什代村实施整村搬迁。马军海带着村两委班子,开始踩点,找合适的搬迁地点。甘都、群科、牙什杂……费尽周折,可是好地方土地价格贵。村里70户人家,能拿出一万元的寥寥无几。马军海来到岗蓝卡,连日来的辛苦让他精疲力尽。他站在田埂上,豌豆结荚了,青裸的芒刺有力的伸向天空,胡麻结的籽密密匝匝……山梁上的老鹰盘旋着,此时的岗蓝卡的天空碧空如洗,白云悠然。马军海突然有了想法。秋收后,村两委规划了搬迁方

案,他带领全村劳力平整土地,他们愚公移山,推平了五座小山丘。

搬迁之前,大家都嫌日子苦,要搬迁了,可又都不愿意搬迁。乡亲们既有对穷窝的不舍,又有对新生活未知的恐惧。最后,还是在共产党员马沙力海的带动下,大家按下了搬迁的红手印。可是,村民马舍四一家迟迟不肯搬迁,他们家有两个脑瘫病患,当时,家庭生活相当困难。贫困和特殊的状况让他们思想非常封闭也非常固执。马军海就一次又一次上门做工作。最后,马军海干脆收拾好马舍四的新家,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厨房里配了厨具和压面机。最后,马舍四一家拎包入住了。从来没有过的喜悦弥漫在岗蓝卡这个恬静的地方。

搬了新家大家发现,跟着共产党走,没有错。马扎麻洛曾是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之一,搬到新家后,村里给他安排了公益岗,除了工资再拿上各种补贴,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新房子宽敞又明亮,院子里还种了常吃的绿色蔬菜和果树。打开龙头清澈甘冽的自来水哗哗地流着。两个大的孩子在群科新区当上了拉面店的学徒,每月都有收入,手艺也学得有模有样,小儿子在学校也很争气,再也不像祖祖辈辈那样当“睁眼瞎”了!易地搬迁后群众解决了吃水难、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卡什代村人过上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幸福生活。

用真情,谱写一曲人间大爱

回首这十年,山脚下直通群科新区的路,搬出土坯房后住进的新家,家门口就能读书的学校,那些人、那些事都是装进马军海心里的大事儿。

如今,站在新建的岗蓝卡向群科新区望去,但见清清黄河蜿蜒而下。成功脱贫的卡什代人,挪了穷窝,拔了穷根,换了活法,更是开阔了眼界,再也不肯像之前那样守着几亩旱地过活了。通过东西部扶贫协作渠道,卡什代村的党员在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锡北商城开了一家专营青藏高原牦牛肉的店铺,当地人吃过后就爱上了来自高原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形象展示店全年仅销售一项就超过了40万元。打响了牌子,还解决了销路。今年,卡什代村又成功在脑山上开垦撂荒地200多亩地,种植了油菜、豌豆和燕麦等作物。虽是旱地“望天收”,但只要一场透雨下来,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事实证明,能够认识现状是一种清醒,勇于承认现状是一种自信,敢于改变现状是一种自强。马军海不忘初心,兑现了当初的承诺。

2022年,马军海积极响应化隆县委县政府号召的“风还集”工程,在化隆成立了青海军海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又做起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先行者”。

